李為霖曰賢智乃用世之資有其德故必為世用

新鐫諸子拔萃卷之三

明　邗江　李雲翔　爲霖甫　評選
淮陰　友人　倪有厚　德載甫　參閱
武陵　門人　葉懋官　德彰甫　較訂

君道類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鬻子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王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國豈自寧自亂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累業行道治不倦以成其志治

楊升菴曰見治在綏民

茅鹿門曰不求而得所欲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

王鳳洲曰結

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德重道修政作教洛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治志治謀在于帝王然後民知所保君上有道化行于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故人知所安也而知所避無違政教下民爲福是知所避也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于人利故禍亂不作爲福之道也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和矣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安其居甘其食樂其業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如征葛放紂之謂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此四者帝上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凡萬物皆有器所用利之

上四者

林見素曰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故是也

是以為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其器于利遠矣豈有成哉諸侯之欲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海苟非其人也豈妄成之也哉

王鳳洲曰鬻子為諸子之首文王為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紀綱猶備按新書引鬻子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

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此語意絕勝韶略素書故附于道符之篇雖非全段文聊記以識不朽

李爲霖曰鬻子首陳王道仁與信和與道是一篇總要然必有卿相之賢智相資故君有堯舜則有禹皋陶以湯武則有伊尹周公天豈有虛生其才哉其文簡而博

○文師　子牙子

劉伯溫曰謂立所斂人心之

方希古曰利字所該甚廣凡人情所欲皆謂之利如下文所云是也

王麟洲曰結出一道字便盡立斂之旨

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仰山賈曰此篇辨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數無之不缺于治意者其偽也哉

李爲霖曰尚父爲帝王師故對文王皆帝王大典孟子首言仁義未嘗不利其斯之謂歟

(一)北宮意問　　子華子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皇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鍾鶴灘曰上世視祥瑞如冉之軒識有之乃以備其數也

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皇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明瀋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

王鳳洲曰三[illegible]淡

茅鹿門曰四語磷[illegible]

[illegible]曰天[illegible]

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于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諂焉其待

[illegible]洲曰後
世指祥瑞之
[illegible]如芝火
悲將君臣正
三此弊

焦漪園曰神
爵黃龍芝房
室爲互相矜
詡之態一一
被此君道破

王鳳洲曰照
應有法世主

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惟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諂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數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聳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郄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明滄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

不修德政而好符瑞深致可以惕然

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李爲霖曰異乎吾所聞併有之足以爲備無之不缺於治眞足喚醒一世聾瞶篇中必三致意深懼後世人臣以容悅逢君指災爲瑞者也關鎖合拍詞亦藻麗

李爲霖曰天
[illegible]

○君道篇　亢倉子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

之所□天
之所生是為
天子而立之
又代天子以
全其生也此
是篇中第一
義故為之本

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决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王鳳洲曰堯舜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是爲人主之勤罔游于逸罔淫于樂[illegible]爲人主之欲所以從欲以治而四方爲之風動也反是則桀紂矣夫于安得不肆其心乎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

王浚川曰慧日欲明舜曰文明是明者人主之第一義亦此篇中之眼目也此屢點之下安發之

沈覺川曰理亂應前安危

唐冠甫曰不聞不見不可道之功是獨見長治

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鷃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鷃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力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靑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

王陽洲曰惟明而後細功之大以明字說功字應前

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其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

林見素曰此言乃行之反

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小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歎欲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歎欲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李爲霖曰人君爲天之肖子能養天之所生方能爲生民主爲本立而德化于民方能

李見羅曰此即武侯所云非寧靜無以致遠

何故丘曰見禮樂因乎治亂

使天下安而又以能用人為王用人又以明為主是一篇中主腦反復引喻言近而指遠者也

○轉辭篇　鄧析子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第一）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

亂

王吉玄曰引四聖主之勤於治四亂君之疾其賢見君之賢愚分世之治亂

李為霖曰人君以無為治天下淡然無欲故治世擾

多行上古象刑而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於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二

弟

段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氷而負重親而踈之踈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

心予微則亂其寂然漠然三字妙于形容

李見羅曰見人君當虛心任賢遠責則議口不得煞之与亂君相去遠矣

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第三段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

解大紳曰此篇論求士云王鈇王法也猶之三尺鋏

李爲霖曰四稽五至說各

口鏤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第四段

李爲霖曰人君能靜心遠慮則百事不能撓亂其所主而讒邪不能惑其衷故國政理耳四段該括殆盡且文甚蒼蔚

博選第一　陸佃解　　鶡冠子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已與已等也四曰厮役事於我者

為治之妙

嚴棠川曰文字奇崛筆力雄峻

俞白山曰文有一瀉千里之勢

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尊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于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至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

楊升菴曰願倩氣使之態曲盡

李為霖曰學爲而後臣古帝王皆然若亡國之君所與者皆諂諛面諛之人耳說得爽甚

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人趨已趨與之馮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

楊升菴曰典亮絶倒一世

李為霖曰天地無為而化

財也故貪栝百骸謂之
身象象備見謂之形
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
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
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楊升菴曰首篇聯屬精絶為六國競士首唱

王鳳洲曰文章須要説得拈筋刻骨方是奇思絶人此論深入物理曲盡事情最有跌宕處三復便得之

〇威德　慎子

天有明不憂人之瘖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

有生聖人無爲而天下治故無事也照下咸德新以一人心又有次序開闔

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瘖聾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艸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巳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

慎定山曰孟子云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是率天下而路故工不兼事周

公天與求倚手一人敗士求不實

數語江司非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鈎以分財投策

張東沙曰至末揚言威德

以分馬非鈞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于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羡賞下無羡財

楊升菴曰此篇以威德立題以道法二字作眼目以聖人無事作骨子而均天下齊風俗不出論中矣

王鳳洲曰若德見一篇主張

○君治　　　尸子

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八極極窮也地之窮盡處也東極之山曰開明門南曰暑門西曰閶闔門北曰寒門東北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南波母之山曰陽門西南維駒之山曰白門西北不周之山曰幽都門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天體運行三百六十五度從左轉而起牽牛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地右闢而起畢昴盤古氏開天闢地闢地從右起畢昴二十八宿中二星所屬分野右冀州趙分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燧人始取火烹飪也燧人之世天

下多水故教民以漁宓羲氏（即大昊伏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月爲行雨（五日一雨）旬爲穀雨（十日穀雨）旬五日爲時雨（十五日一雨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稱神農）少昊金天氏邑于窮桑日五色下照窮桑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纍也（九重）而堯白屋黻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騏驎青龍（二名騶也）而堯素車玄駒舜糜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

王鳳洲曰想見重華協帝

唐荊川曰此以下歷叙禹湯文武之德同

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瀆滿儉則為獵者表虎且獵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于玉燭息於永風食于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龍門山呂梁山禹未治水俱未鑿通禹于是疏河九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治水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分別土坳為九州趾無胈股無毛胼手胝足禹長頭烏喙面貌亦惡矣

穴字

李丘之曰此又從前帝王見道同德合

揚升菴曰此獨帝王之治

天下從而賢之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着布衣嬰白茅以身爲牲禱于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文王四乳是謂至人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弁也夫黄帝合宫有熊氏作合宫以祀上帝有虞氏曰總章舜有總章衢室之訪殷人曰陽館以養賢人周人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處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問其成功孰治則曰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曰湯武難而治天下有四術

主厚渊曰應為首日字浮起伏意

楊升菴曰仁義勇智正足君德

楊升菴曰以水喻石而影八仁義勇智尤為映徹

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通財則用足用賢則多功無私百卯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是以日光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畜仁而不主仁畜義而不主義畜勇而不主勇畜智而不主智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勇則人畏之智則人用之喻之水焉顏夷子與子華子游于東池子華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

吳勉庵曰明達是君德更合日字而結法尤老

惡盈流謙易也道惡盈而流謙智也孔子曰商汝知君子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故君之有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明則不遠

王鳳洲曰古幹蒼姿兼博識崇論卓乎三代之物

○主道　韓非子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

孫月峯曰通篇俱虛語微似連珠亦稍用韻

翁青陽曰主道一篇歸本人君身上議論百端件〻

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

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

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簒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

趙定宇曰非情疾奸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

馮升菴曰以行義為壅何[illegible]

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

趙定宇曰至此又說出賞罰來皆御臣之華也

楊升菴曰既戒必賞近愛

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

必誅八字乃非本誅而意重無赦罰然一語復中所為齊無虎誅無賊也

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息而近愛者不驕也

楊升菴曰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羣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

篇內用韻俱古體

李為霖曰韓子好刑名語多殘忍故篇中純以術御臣下豈君臣同心賡歌喜起之謂

李為霖曰無
為謹敬二句
是一篇根本
以虞舜周公
秦始皇設出
有為無為榜
樣耳
張玄超曰看
此舜与周公
微有優劣

哉故結處又以無赦罰誅近愛必重言之
慘刻其性成乎文甚錯綜

無爲　　　雲陽子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
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
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
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
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
爲也乃有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

茅鹿門曰鋪叙秦事痛快

吳勗儀曰以下說君子身上說規諷當時語溢而意懇

蘇紫溪曰法令不如教化

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呑小威震天下將帥横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寛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懐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懽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

韓非未有

唐荊川曰可善可惡教之使然也

瞿凡湖曰歸往王者身上有反[illegible]丁嚀之意

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雖一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李爲霖曰寬舒是帝王御民根本中和是聖人極詣爲帝王者必臻此一方稱明聖雲陽

王守溪曰此[illegible]批[illegible]有功于名教王道[illegible]行[illegible]此其人不肯阿意徇人後方[illegible]邪佞[illegible]血脈相屬精神融貫

子不啻三致意焉得王道之精者也至漸漬於道德一句又授之以方耳

○辯惑　　雲陽子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盖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

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字缺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生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

李卓吾曰雖名足稱言可法語[illegible]乎以疾末世之言[illegible]于利也

王鳳洲曰轉折有情文更巧

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

此猶俗曰奸党蔽掛賢士斷弃可為矣也

呂東萊門大大意兩兩文有呼吸照聯之法

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眞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溼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廢而不用故曰

王志淵曰更易析

李䲼曰得民則國彊治

無知之何者吾未知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吾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丘瓊山曰此篇說忠佞難分讒邪易惑在人主辨之而若此世道令人擊筑燕市酣歌易水滂泗交流

○至德　　雲陽子

夫欲建國彊威辟與闢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

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音褻　豐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形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

黃東崖曰盛治氣象

文徵門曰韙語鑿々

下情上有力

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

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使衆民之威軍師横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絶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軍皆瘖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李爲霖曰謹本詳始一段是立元神宗旨下兩刻意亦律理徵玄彼言〻精邃

李爲霖曰此篇議論國政深得爲治體要而鋪叙嚴整語多流麗不落纖媚古韻鏗然

〇立元神

桂巖子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體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叅忠佞考其往行驗之

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爲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

數句便見中舒一代大儒經術根本諸与匹之

楊升菴曰自然之賞罰與和而意凜凜

相爲手足合以成禮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愼三本郊祀致敬其事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

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彊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